

《青楼梦》（一名：《败子回头》）

主要角色

金不换：小生
 金伯道：末
 曾孝仁：丑
 老鸨：彩旦
 杨爱卿：贴旦
 素贞：旦
 尤惯路：生
 岳父：生
 下书人：丑
 张八：丑

情节

其大略为镇江金伯道，欲令其侄金不换巴图上进，使往扬州岳家读书，以便求取功名，并令随带五千银子，兼做贸易。孰意金不换一至扬州，仅到岳家一次，即为歹人引入妓院，从此大嫖而特嫖，将所带各银花费几尽。鸨、龟等知其尚有家私，更令其所狎妓假作殷勤，故欲嫁彼。彼信以为真，遂将所余银一并交出，再专程回去取足若干，约期再来赎身。临行之时，绸缪难舍，其种种恋别情形，见之令人肉麻。回家后即央求其妻，同往叔父处要请许其娶妾。金伯道即满口应允。先是，金伯道方接得扬州亲家来书，言金不换如何荒唐云云，因早知其有所外遇。然金伯道爱侄极切，果令所暱之女而贤，则亦本不禁其娶妾，至是欲试此所暱妓之心迹，因亦同往，并随带种种珍宝锦绣，及一切房中所用之物。既至扬州，见一少年花子，偃蹇路旁。金伯道唤至，问其如何落魄，始知亦系为狭邪所喜者。因即心生一计，令与金不换易服而衣，先后同往该妓家，觐其如何待遇。岂知该妓只重衣衫不重情，其炎凉之面目，顿时如燃温犀，真相毕露。于是金不换乃愤甚，始悉从前种种俱非真情，遂恍然觉悟。金伯道亦怒该妓之无良，故令从人将带来各珍宝首饰、锦绣衣裳，及牙床妆台等物，一一置列于前，并说明此本汝所享用者，愤汝无福云云，令该妓目睹心羨；而后一一焚之，亦颇快人意。此收束处之一段，与《杜十娘》剧中之收束，遥遥相对，适成一反比，惟彼则令人哀，此剧令人快心耳！

注释

俗有“败子回头金不换”一语，即根据此剧而来，盖盛言其能改过自新也。然参观此剧始末情节，全赖此败子之叔父，善于教化，用计使之看破青楼中假情假意，因而觉悟，并非败子之真能自回头也。

根据《戏考》第二十册整理

【第一场】

（金伯道上。）

金伯道（西皮摇板） 都只为兄长丧了命，
 留下侄儿甚惨情。
 欲弃商业仕途进，
 光耀门楣焕门庭。
 （白） 老夫，金伯道，镇江人氏。吾兄伯仁贩卖珠宝，不幸在扬州去世。留下一侄儿，名叫不换，倒也聪明。曾与他娶一妻室，一名素贞，他夫妻倒也和睦。老夫欲想叫他用功读书，倘能得一功名，也好改换门庭。

（家院暗上。）

金伯道（白） 不免将他唤出，与他商议商议。
 家院！
 家院（白） 有。
 金伯道（白） 请你少主人。
 家院（白） 有请少主人！

(金不换、素贞同上。)

金不换 (念) 室家同好合，
素贞 (念) 琴瑟也生辉。

金不换、素贞 (同白) 参见叔父！
金伯道 (白) 罢了。一旁坐下。

金不换、素贞 (同白) 遵命！将侄儿唤出，有何训教？
金伯道 (白) 我儿读书甚好，为叔意欲命你去至扬州你岳父那里用功，倘有进益，为叔与你捐上一个官职，也好改换门庭。再带上五千两银子，若有可做的生意，顺便做上一票，也不失我商人的本业。不知侄儿意下如何？

素贞 (白) 既是叔父吩咐，你就该快去才是。
金不换 (白) 侄儿遵命！但不知几时起程？
金伯道 (白) 明日就可起程，但是无人跟随，为叔放心不下。
家院 (白) 老奴情愿跟随少主人前去。
金伯道 (白) 金贵，你愿跟随？如此甚好。后面收拾收拾，明日起程便了。
(西皮摇板) 但愿此去能上进，
不负为叔一片心。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尤惯路上。)

尤惯路 (西皮摇板) 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白) 在下，尤惯路。奉了母亲之命，去往南京投亲，就此前往。
(西皮摇板) 急忙催马往前进，
不觉来到旅馆门。
(白) 来此旅店，不免就在此安歇了罢。
店主人哪里？

(店小二上。)

店小二 (念) 广开仕商店，千里客来投。
(白) 客人，是住店的吗？
尤惯路 (白) 正是，将马带进去。
店小二 (白) 请至里面。
(尤惯路坐。家院引金不换同上。)

金不换 (白) 来此已是旅馆，我们就在此住下。
家院 (白) 店主人哪里？
(店小二上。)

店小二 (白) 二位请至里面。
家院 (白) 将马带进去。
(金不换、尤惯路同见面，对坐。)

金不换 (白) 请问兄台贵姓？
尤惯路 (白) 在下姓尤，名惯路。请教兄台尊姓？
金不换 (白) 学生姓金，名不换。
尤惯路 (白) 久仰久仰！
金不换 (白) 好说！
(店小二引曾孝仁上。)

曾孝仁 (白) 二位客人从哪里来？路上辛苦哉！
金不换 (白) 请教贵姓！
曾孝仁 (白) 在下姓曾。
尤惯路 (白) 姓真。大号？
曾孝仁 (白) 孝仁。

尤惯路 (白) 真小人。
 曾孝仁 (白) 弗是格! 弗是格! 吾姓曾子的曾, 并非是姓真格!
 金不换 (白) 哦, 姓曾, 不是姓真。
 曾孝仁 (白) 请问二位上姓高名?
 尤惯路 (白) 我姓尤, 名惯路。
 金不换 (白) 我姓金, 名不换。
 曾孝仁 (白) 金不换, 好格, 好格。二位请吃饭, 吾做主人。
 店小二 (白) 今天我们老板请二位, 二位是要扰的。
 金不换 (白) 暖呀呀, 萍水相逢, 不便打扰。
 曾孝仁 (白) 二位弗要客气, 四海之内皆是朋友, 不妨事。要吃饭, 嫌冷淡, 还可以叫两个局陪陪, 打个麻将、扑克, 散散心也好喂。
 金不换 (白) 什么叫做局? 什么叫做扑克呀?
 曾孝仁 (白) 你弗晓得, 同吾去好哩!
 金不换 (白) 不便相扰。
 曾孝仁 (白) 革格弗要紧, 吾是个好人, 同去哉。
 (尤惯路怒。)
 尤惯路 (白) 你诱人嫖赌, 这算什么好人! 真道是小人, 岂有此理!
 (尤惯路怒下。)
 曾孝仁 (白) 革格客人, 有脾气格。
 金不换 (白) 不要管他。
 曾孝仁 (白) 吾同到饭店里去吃点啥可好格?
 金不换 (白) 这却可以。
 曾孝仁 (白) 走走, 同去哉。
 (金不换、曾孝仁同下。)

【第三场】

(老鸨上。)
 老鸨 (念) 开座勾栏院, 人人皆贪恋。如若靡有钱, 即刻就散碳!
 (白) 我, 老鸨子的便是, 在扬州城内开了个堂子。买了一个杨爱卿, 长得甚好, 倒也很能应酬客人, 极会砍斧头。我自从她来了, 我生意倒很发财。是我有一个姘头, 在城内是个开旅馆的老板, 他那里住了阔客人, 他就给我拉了来了。这几天不见到来, 不知为了何事?
 (曾孝仁扯金不换同上。)
 曾孝仁 (白) 到了! 到了! 请进去哉!
 金不换 (白) 吓! 饭店里怎么有妇人呐?
 曾孝仁 (白) 格是饭店老板娘子。
 金不换 (白) 哦, 是老板娘子。
 学生这厢有礼!
 (金不换作揖。)
 曾孝仁 (白) 请坐! 请坐!
 (曾孝仁拉老鸨。)
 曾孝仁 (白) 吾格里来了两个客人, 一位是常出门老在行, 格个是新出门格, 啥都弗懂, 银子倒很多格! 快叫爱卿出来!
 老鸨 (白) 爱卿快来!
 (杨爱卿上。)
 杨爱卿 (白) 啥个事体?
 老鸨 (白) 有一位阔客人, 你去米汤他去罢!
 曾孝仁 (白) 来哉! 来哉!
 金不换 (白) 这是何人呐?
 曾孝仁 (白) 格是此处最出名格妓女, 红官人, 顶呱呱格。
 金不换 (白) 哦! 原来如此。
 我这厢有礼了!

(杨爱卿、曾孝仁、老鸨同笑。)

曾孝仁 (白) 请坐! 摆酒来!

(杨爱卿依金不换坐。)

杨爱卿 (白) 请问大爷贵姓?

金不换 (白) 我姓这个……我姓金。

曾孝仁 (白) 此位相公姓金, 大名不换。你等要好好伺候格!

金不换 (白) 请问小姐的芳名?

杨爱卿 (白) 我叫杨爱卿。

金不换 (白) 爱卿, 好个名字! 好!

曾孝仁 (白) 请吃酒! 吃酒!

杨爱卿 (白) 你要少吃一杯罢。

金不换 (白) 不要紧, 不要紧!

杨爱卿 (白) 看伤了身子。

金不换 (白) 不要紧, 不要紧!

(金不换拉曾孝仁。)

金不换 (白) 我且问你, 今日在这里吃酒, 要花多少钱?

曾孝仁 (白) 弗要紧, 小事体, 有限格, 让吾做东道。

金不换 (白) 那不能, 要多少银钱, 今日算我的。

曾孝仁 (白) 弗要紧, 小事体, 吾来把他。

金不换 (白) 那不能, 今日让我, 明日再算你的。

曾孝仁 (白) 有限格, 不过五十两银子。

金不换 (白) 五十两? 来, 这是五十两, 烦劳兄台交给他们罢。

曾孝仁 (白) 来, 金大爷赏你的银子, 过去谢赏!

老鸨 (白) 谢大爷的赏!

金不换 (白) 有限有限, 不必谢了!

曾孝仁 (白) 金兄在此, 吾要少陪格。

老鸨 (白) 请大少爷到卧房里去罢。

(杨爱卿拉金不换同下。)

老鸨 (白) 这位客人倒是一注大财!

曾孝仁 (白) 他家里是贩卖珍宝格, 有百万之富格。好好伺候, 包你发财!

老鸨 (白) 我倒要谢谢你!

曾孝仁 (白) 我要回店里算账去哉。

老鸨 (白) 你今天不能走啦!

曾孝仁 (白) 吾是要回去格!

老鸨 (白) 不能走, 到我房里去!

(老鸨捏曾孝仁耳同下。)

【第四场】

(家院上。)

家院 (白) 我家少主人来到扬州, 不习正事, 终日在青楼嫖起来了。我不免报与亲家老爷知道便了。

(家院下。)

【第五场】

(岳父上。)

岳父 (唱) 将身坐在二堂道,
不见贤婿为哪条?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亲家老爷: 我家少主人终日在烟花柳巷大嫖起来, 望求亲家老爷做主。

尤惯路 (白) 待我给你主人写上一信, 专人送去, 叫你主人速速叫他回去就是。

家院 (白) 多谢老爷!

(家院下。)
 岳父 (白) 待吾修书，命人前去便了。
 (岳父下。)

【第六场】

(杨爱卿上。)
 杨爱卿 (念) 烟花妓女无真心，只认银钱不认人。
 (白) 我，杨爱卿。格搭来个嫖客金不换，同吾蛮要好格。吾想同他假意从良，到了他家里，他妻子若是容我在那里，吾就同他鬼混上一年半载再出来；他妻子若是不容吾在家里，吾即刻就可以回来哉。待吾请老板出来，商议商议。阿娘快来！

(老鸨上。)
 老鸨 (白) 叫我什么事情？
 杨爱卿 (白) 吾想假意同金先生从良，叫他拿出身价来。吾同他到家里去，他家里容得吾，吾等上一年半载出来；家里若是不能容吾，吾就即刻回来，岂不是落他一份身价银子！
 老鸨 (白) 这件事甚好，你请他出来商议罢。
 杨爱卿 (白) 金相公快来！
 (金不换上。)
 金不换 (白) 什么事吓？
 杨爱卿 (白) 我是自幼父母双亡，才流落在烟花。奴早想同人去从良，无奈遇不着好客人。今朝遇见了你，是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你这个人相貌又好，心地又好，我是一定要同你去的。
 金不换 (白) 暖呀呀呀，你既有此一番心意，我是感情不尽。但是你的身价，要多少吓？
 杨爱卿 (白) 这事奴也不能做主，必须与鸨母商议。
 (曾孝仁上。)
 曾孝仁 (白) 金相公起来哉？
 老鸨、
 杨爱卿 (同白) 曾先生来哉！好好！正要请你去呀。
 曾孝仁 (白) 啥格事体？
 金不换 (白) 兄台有所不知，杨爱卿同我十分要好，她要跟我从良。
 曾孝仁 (白) 喂呀呀呀！恭喜恭喜！你真是红运照命。杨爱卿有多少王孙公子要讨她，她都弗肯去格。今日他要跟老兄去，真真想不到。
 金不换 (白) 但不知她的身价要多少？
 曾孝仁 (白) 待吾来问问看。
 来来，金相公要讨爱卿，你要多少身价银子呀？
 老鸨 (白) 五万银子罢。
 曾孝仁 (白) 胡说放屁！哪里要革格许多？给你一万银子。
 老鸨 (白) 一万太少哉！
 曾孝仁 (白) 就是一万，不能再添哉！
 兄台，你要讨爱卿，给他一万银子，你可肯出？
 金不换 (白) 这一万……却倒不算多。只是现时手中的银子不够吓！
 曾孝仁 (白) 现有多少？
 金不换 (白) 现时手中只有三千两。
 曾孝仁 (白) 先把她三千两，下欠七千。弗要紧，吾替你担起来。
 金不换 (白) 如此就烦兄台回至旅馆，叫我的家人金贵送来就是。
 曾孝仁 (白) 吾打发人去，叫你管家来。
 杨爱卿 (白) 我何时同你回去呀？
 金不换 (白) 小生先将三千银子留在此处，我即刻回家去了银子来，就接你一同回去。
 杨爱卿 (白) 但不知要去多少日子？
 金不换 (白) 一月罢。
 杨爱卿 (白) 一月？叫奴家怎能等得了吓！

(杨爱卿哭。)

金不换 (白) 不要哭，不要哭！半个月就回。

曾孝仁 (白) 太多！兄台快去快来，弗要拖延，十天就可以回来哉。

金不换 (白) 好，就是十天！

杨爱卿 (白) 快去拿剪子来！

金不换 (白) 吓！要剪子何用吓？

(杨爱卿剪发。)

杨爱卿 (白) 这是我的头发，送给你。你要是想我，你看见头发就如同见了我一样吓！

(杨爱卿哭。)

曾孝仁 (白) 多情哉！

金不换 (白) 你不要哭了！

你们解劝解劝。

杨爱卿 (白) 你有什么，也要留一点与我呀！

金不换 (白) 我这有一把扇儿，送给你罢。

杨爱卿 (白) 我要你身体上的物件。

金不换 (白) 我身体上的物件，怎样与你呀？

杨爱卿 (白) 你的牙齿，可能送我一个？

金不换 (白) 嗳呀，这牙……怎么拿得下来呀？

曾孝仁 (白) 一敲就下来哉。

金不换 (白) 只怕疼得狠罢？

曾孝仁 (白) 要有真心喜爱，是弗痛格！

金不换 (白) 我敲了！

曾孝仁 (白) 一敲，就下来哉！

金不换 (白) 痛罢？

曾孝仁 (白) 一狠，就敲下了。

金不换 (白) 如此待我敲来。

曾孝仁 (白) 快快拿水来！

漱漱口，就弗痛哉。怎样？

金不换 (白) 还好，不很痛。

(家院抱银上。)

家院 (白) 少主人，银子送来了。

金不换 (白) 你回去罢。

(家院下。)

金不换 (白) 我要走了。

(杨爱卿哭。)

金不换 (白) 不要哭了。

你们劝劝她，我十日一准回来。

(金不换下。曾孝仁、杨爱卿、老鸨同笑，同下。)

【第七场】

(金伯道、素贞同上。)

金伯道 (念) 忠厚传家绵世泽，

素贞 (念) 商贾经济振家声。

(下书人上。)

下书人 (白) 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什么人？

下书人 (白) 下书人要见。

院子 (白) 启员外：下书人求见！

金伯道 (白) 叫他进来。

下书人 (白) 与亲家老爷叩头。

金伯道 (白) 罢了。

下书人 (白) 有书信呈上。
 金伯道 (白) 呈上来。外面歇息。
 (下书人下。)
 金伯道 (白) 原来是侄儿的岳父书信，待我看来。
 咳，不想这个孩子到了扬州，只到他岳父家中去了一次，他竟日荒唐起来了。
 不免着人前去，将他速速接回，以免流荡。
 院子 (白) 少主人回来了。
 (家院随金不换同上。)
 金不换 (白) 叔父！
 (金不换以扇遮面。)
 金伯道 (白) 罢了。可曾做些生意？
 金不换 (白) 这……无有什么生意可做，故而回来了。
 金伯道 (白) 回来甚好，免得为叔挂念。有什么言语，你夫妻叙谈便了。
 (金伯道下。)
 素贞 (白) 我说你回来了！
 金不换 (白) 回来了。
 素贞 (白) 你的嘴怎么啦？
 金不换 (白) 牙疼。
 素贞 (白) 牙疼？怎么会脸都肿着呀？我看看。
 金不换 (白) 你不要看！
 素贞 (白) 我要得看！
 (素贞以手启唇。)
 素贞 (白) 你的牙，为何去了一颗？
 金不换 (白) 我疼得很，我将它拔了去了。
 素贞 (白) 拔了去了？
 (金不换手持发闻，素贞夺。)
 素贞 (白) 这头发哪里来的？
 金不换 (白) 这是买的。
 素贞 (白) 要它何用？
 金不换 (白) 用它擦牙齿，一擦就不疼了。
 素贞 (白) 我看这头发……一定是有人送你的。你倒不必瞒我，你实说，是哪儿来的？
 金不换 (白) 我要对你说，你可不要生气呀！
 素贞 (白) 我不生气，说罢！
 金不换 (白) 这是扬州，一个有名的妓女杨爱卿，她要随我从良，这是她送我的。
 素贞 (白) 听你这话，你是要办她做妾？
 金不换 (白) 对了！不错！
 素贞 (白) 想你正在年少，不习正业，就要纳妾，我看可以不必。
 金不换 (白) 你是不知道，这个人长得又好，人又贤德得很，心地也好。我是一定要办的！
 素贞 (白) 我不管你，只要叔父答应你就办。
 金不换 (白) 叔父一定答应的，只是我不好去说，这要你去说才好。
 素贞 (白) 我不管，你自己去说罢。
 金不换 (白) 你当真不管？我就要……
 素贞 (白) 你要怎么样吓？
 金不换 (白) 我要打你！
 素贞 (白) 好，你打罢！
 金不换 (白) 你站起来！
 素贞 (白) 哦，站起来。
 金不换 (白) 我要打你了？
 素贞 (白) 打罢。
 金不换 (白) 你坐下！
 素贞 (白) 哦，坐下。
 金不换 (白) 我真要……
 素贞 (白) 要怎样？

金不换 (白) 我就跪下了。
 (素贞扶金不换。)

素贞 (白) 叔父不允便怎样？
 金不换 (白) 叔父不允，你我就跪在那里，央求于他。
 素贞 (白) 有请叔父！
 (金伯道上。)

金伯道 (白) 何事？
 素贞 (白) 他要纳妾。
 金伯道 (白) 嗳，青春年少，纳的什么妾？不准！
 (金不换看素贞，金不换、素贞同跪。)

金伯道 (白) 既是侄媳应允，老夫又何必阻拦？起来。但不知是何等之人？
 金不换 (白) 乃是一有名妓女。
 金伯道 (白) 哼哼哼哼！
 (金伯道冷笑。)

金伯道 (白) 要多少银子的身价？
 金不换 (白) 一万银子。
 金伯道 (白) 一万？不多！不多！
 家院！
 家院 (白) 有！
 金伯道 (白) 快去雇上一只大船，明日我们一同前去。
 侄媳，你久未归家，可以回家探望你的二老。你将我家中的好首饰、衣服装上一箱，将我家的楠木雕花床也带上。

素贞 (白) 要它何用？
 金伯道 (白) 你休要管，日后自然明白，准备明日一准起身。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张八上。)

张八 (念) 屋漏偏逢连夜雨，开船正遇顶头风。
 (白) 我，张八。我父母早亡，留下一份家业。是我好嫖，此地有一个信人，叫做杨爱卿，我把家业都花在她那里，连身上的衣服也不整齐了。又到她院里去去，她们都弗认识我哉，都说是叫花子来哉，快将他赶出去。看起来，这个妓女真没有良心，我实实可恼。倘有一日，我有了银钱，还要到她家里去出出气！
 (张八下。)

【第九场】

(金伯道、素贞、金不换、家院、丫鬟、二水手撑船同上。)

金伯道 (唱) 站立船头用目看，
 见一乞丐在岸边。
 (白) 家院！你将那一叫花子唤上船来。
 家院 (白) 我家员外唤你！
 (张八上。)

张八 (白) 唤我啥个事体？
 金伯道 (白) 你为何在此乞讨？
 张八 (白) 再弗要提起。吾当初也是一个公子，一份家财，都叫我嫖去哉！
 金伯道 (白) 好，好！
 来，来！将你少爷的衣服与他穿了。
 家院 (白) 遵命！
 金伯道 (白) 你将他衣服穿上。
 金不换 (白) 叔父叫侄儿穿他的衣服，是何缘故？
 金伯道 (白) 你只管穿了起来。

(金不换、张八同兑换衣。)

金伯道 (白) 你二人一同去到杨爱卿家中，看她是怎样的待承你二人。
 素贞 (白) 大约你穿了这身的衣服，那杨爱卿就不认识你了！
 金不换 (白) 不能！我无论穿何等衣服，她总要认识我的！
 金伯道 (白) 你不必多言，只管前去，为叔也要去的。同走吓！
 (众人同下。)

【第十场】

(老鸨上。)

老鸨 (白) 天气不早了。

(张八上。)

老鸨 (白) 暖呀，张八爷来哉！请到里边坐。

张八 (白) 暖，吾是叫花子。

老鸨 (白) 张八爷取笑了。

爱卿快来！

(杨爱卿上。)

杨爱卿 (白) 八爷来哉！许久弗见哉！

快摆酒来！

(杨爱卿、张八对坐饮酒。曾孝仁上。)

曾孝仁 (白) 张八相公在此，久违了！请坐，请坐！

(金不换上，曾孝仁迎。)

金不换 (白) 兄台！

曾八 (白) 你何人？吾弗认识呀！

金不换 (白) 我就是来买爱卿的，金不换！

曾八 (白) 吾弗晓得，啥个金不换呀！

金不换 (白) 你叫爱卿前来，她一定认识我！

曾八 (白) 叫爱卿来，看看革格叫花子，她可认识啊？

杨爱卿 (白) 哪儿来了这样一个乞丐，快把他赶出去罢！

金不换 (白) 你怎么忘了，我曾与你三千银子在此，我还敲掉了一个牙齿，怎样你就不认识了么？

杨爱卿 (白) 银子？是有的，已经收过你的嫖账了。

金不换 (白) 还有我的牙齿呢？

杨爱卿 (白) 我这里牙可就多了！

来，把牙盘子端过来，叫他认认。

快拿了去，与我滚出去罢！

金不换 (白) 好个丧良心的婊子！

(金不换脱衣。张八脱衣。)

金不换 (白) 你看看我是谁！

杨爱卿 (白) 暖呀，金公子吓！

(金伯道、素贞同上。)

金伯道 (白) 侄儿，你可明白了？

金不换 (白) 侄儿明白了！

杨爱卿 (白) 金大爷！

金不换 (白) 呸！不要脸面的东西！

金伯道 (白) 家院，将衣箱搭了上来。

(二青袍同抬箱上。)

金伯道 (白) 你来看！这是上等的簪环首饰、衣服，本要与你穿戴的，怎奈你无有福气。来，搭下去与我烧了！

(二青袍同抬箱下。杨爱卿哭。)

金伯道 (白) 将楠木雕花床搭上来！

想这楠木床，只有我家有此二架，乃是外国当年进贡之物。一架我侄儿、侄媳所用，此架本要与你所用，无奈你无此福分消受。

杨爱卿 (白) 来，抬下去与我烧了！
(杨爱卿死。)

金伯道 (白) 想我这样丧心昧良，害了多少少年弟子！也罢，我就碰死了罢！

张八 (白) 现有银子百两，赏给张八！
(张八下。)

张八 (白) 多谢员外！从今以后，再也勿嫖堂子了！

金伯道 (白) 这正是：
(念) 少年恋色每沉沦，败子回头方称心。

(众人同下。)

(完)